

◆学林漫录

贺绿汀同志二三事(下)

陈扬桂

奔赴延安

1938年9月,贺绿汀辗转来到重庆,先在广播电台音乐组任职,后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教兼任音乐组主任。据当年的学生、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贻鑫回忆,贺绿汀上课时,“脚上穿着一双木屐,衣衫破烂处,肉都露出来了”。

在重庆,贺绿汀谱写了《中华儿女》《打日本》《嘉陵江上》《胜利进行曲》《还我河山》等著名歌曲,受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赏。周恩来还携夫人邓颖超驱车50多公里,来到北碚看望贺绿汀。

皖南事变后,重庆局势严峻,周恩来关心贺绿汀的安全,要他离开重庆辗转延安,并派人通知贺绿汀:国民党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太紧,男同志直接去延安困难很大,但女同志可以八路军家属名义去。贺绿汀将消息告诉妻子。姜瑞芝毫不犹豫地说:“我带孩子先到延安去。”

周恩来亲自将姜瑞芝母女送上去延安的汽车后,对徐冰说:“贺绿汀这样有骨气的音乐家,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,我们应该好好保护。你代表组织通知他,立即收拾行李,马上和我们护送的同志一道去香港,再转赴敌后根据地。”随即又拿出500元钱,要徐冰转交贺绿汀做路费。

收到徐冰转交的500元钱后,贺绿汀眼里盈满了泪水。他来到周恩来住处道谢,并顺便打听妻儿的消息。周恩来凝视着贺绿汀说:“贺绿汀同志,你的夫人还没有到达延安,在途中就受到革命的洗礼了。”原来,姜瑞芝母女所乘汽车,在汉中被国民党强行扣押。周恩来闻讯后,

立即打电话责问蒋介石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,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放行。

贺绿汀离开重庆,经桂林绕道香港至上海,然后辗转抵达苏北敌后根据地。1941年5月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,在华中鲁艺音乐系及新四军鲁艺工作团任教,培养音乐人才。1943年7月,贺绿汀化名陈益善,抵达延安。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文艺联欢会上,他见到了毛泽东。毛泽东高兴地说:“你的《游击队歌》写得很好啊!你为人民做了好事,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。”

知交周璇

1935年,原在艺华公司跑龙套的周璇,因拍摄影片《风云儿女》,与贺绿汀相遇并相识了。

在以后的相处中,贺绿汀很快发现了周璇的音乐天赋和惊人的艺术才能。那是抗战前夕明星公司拍摄《马路天使》时,周璇在剧中扮演歌女小红,贺绿汀负责影片的作曲。贺绿汀根据苏州民间小调《贺七七》《知心客》改编成《四季歌》和《天涯歌女》,交由扮演小红的周璇演唱。在与周璇研究怎样演唱的过程中,贺绿汀发现周璇悟性很高,学得很快。试录时,她唱得很有韵味,感情也很到位,试录一两遍就通过了。

从此,贺绿汀与周璇由相交相知到相互信任,关系日趋密切。贺绿汀自重庆绕道香港到上海,准备去苏北根据地,正当等待新四军交通员之际,得到消息的周璇找到贺绿汀的寓所。一见面就说:“这个断命戏我不拍了,跟你走到新四军去!”

根据贺绿汀回忆,当时周璇的态度十分坚决,语气也很恳切。但贺绿汀考虑到,去新四军的路上层层设卡,敌人检查十分严格。周璇是大明星,名气响,她的照片许多人见过。如果带着周璇去新四军根据地,不用说,周璇的行踪会暴露无遗。他还担心周璇在大城市生活惯了,怕她适应不了根据地的艰苦生活。后来的事实应验了贺绿汀的判断,贺绿汀到新四军根据地不久,就遇到了敌人的“五月大扫荡”,华中鲁艺牺牲了不少同志,贺绿汀因为陈毅的特别安排才幸免于难。

当时,贺绿汀经过考虑后对周璇说:“你去新四军那里目标太大了,而且要冒很大的风险。要是走,我看还是去香港,到了那里还可以找蔡楚生。上海电影界已经有不少的进步人士在香港了,到那里是一条比较实际的出路。”周璇听从了贺绿汀的建议,后来果然去了香港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贺绿汀忙于人民音乐教育事业,与周璇联系不多。过了几年,年方四十的周璇急病去世。举行追悼会那天,贺绿汀才匆匆赶去悼念周璇,见了她的遗容。贺绿汀后来说起周璇,感慨地说:“周璇确实是个本质很好的人,即使到了1941年,她已经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,衣着还是很朴素。我没有看见她戴过耳环、涂口红、画眉毛。不像有些歌星。那个时候,能做到这样洁身自爱,出淤泥而不染,很不容易!”

贺绿汀的艺术风格绚丽多彩,而个人品格卓荦不群,给人留下一副铮铮铁骨的形象。从父亲贺生春那里,他继承了能歌善唱的天赋,更遗传了刚直不阿的骨血。

(陈扬桂,邵阳市纪委监委退休干部)



◆史海钩沉

金称市漫话

阿旧

金称市镇隶属邵阳县,东接塘田市镇,西连蔡桥乡,北抵黄亭市镇,东南邻新宁县回龙寺镇,南达新宁县丰田乡,是历史学家吕振羽的故乡。金称市原隶武冈,清时属武冈州金称团与沿滩团,1949年属古峰乡。1951年新置邵阳县,划包括古峰乡在内的原武冈东部6乡隶之,金称市由此改属邵阳县。

金称市,又名金秤市,其地名由来,常见说法有二。

一见于地方志书,说金称市原有金称寺,后在旁形成集市,是因寺而得名。乾隆《武冈州志》是最早记载金称寺地名的地方志书,载康熙中彭开佑初知武冈州,值武冈大饥荒,设七处“粥厂”以济灾民,金称寺正是其中一处。金称寺名,据道光《宝庆府志》记载,是因当地俗传该寺“佛座下藏有金称,故名”。

一源自民间传说,说流经其境的夫夷河中,常可见有一杆时隐时现的金秤,便取地名作金秤市。此“金秤”是因阳光照耀远山倒映于夫夷河中而成,远山逶迤起伏,金光闪耀,横亘河中,如一杆无砣而秤

杆上扬的金秤。笔者以为,此山或即金子岭(又作金紫岭)。同治《武冈州志》载,此山在金称市“河右三里许”,层峦叠嶂,横亘十余里。吕振羽《金紫大岭晨景》诗云:“记得童年晨放牧,轻纱烟绕金紫岭。千峰万壑闪霞光,漪澜萦回夫夷水。”

还有一种说法少有人知。黎盛斯在其所著《湖南金矿地质概论》中推测,夫夷水下游沿岸如金塘、金河、金称市等地,或许以前淘过砂金,因为夫夷水上游砂锡矿有金伴生;而其他如新化的金溪、长沙的金潭、辰溪的金桥、怀化的金坪等地名有金之地,都有产金的地质依据。臧励和《中国古今人名大辞典》载:“(金坪寺镇)在武冈县东。当夫夷水右岸……亦作金称市。”《新元史·食货志》载元代主要产金地有七处,而湖广地区的岳、澧、沅、靖、辰、武冈、宝庆等地亦产金。又《明一统志》载:“在武冈州,(淘金场)凡十处。”这样看来,金称市地名或与曾是产金地有关。

北宋《武经总要》载武冈县有真田寨。道光《宝庆府志》认为,真田寨即诗人

陈与义诗中所称之“贞牟”,在金称团。建炎四年(1130)春陈与义因避金兵之乱,寓居于武冈“贞牟”,有《夜抵贞牟》《贞牟书事》等诗多首。本市方志专家尹敬中在《贞牟寨考》中认为,“贞牟”,难以从字面上解释,或是当时本地土音“精魔”(妖精之意)之记录。宋时金称市一带为“梅山蛮”势力范围,后虽经归化,但仍受汉人歧视,故称他们为“精魔”。陈与义初至蛮境,以音相字,而写作“贞牟”。这也是一种说法。不过牟作地名,音mù而非móu。《集韵》载:“(牟)音母。中牟,地名。”中牟县在河南,陈与义有诗云:“依然壤郭中牟县,千尺浮屠管送迎。”

金称市夫夷河沿岸很早便有先民居住,今发掘的东汉至晋代墓群有三处,为金称市墓群、唐家墓群与金元村墓群。境内清代文物有石马庙,在石马村东,建于乾隆四十二年(1777);惜字塔,在夫夷水狮子湾畔,建于道光七年(1827),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有惜字塔之处,多是文运昌盛之地。陈、吕为金称市大姓,民间有“陈半团、吕半边”之称。据道光《宝庆府志》记载,自清初至道光年间,金称陈氏有武举一人(清末又有陈玉华中武举)、岁贡三人、府学生二人、州学生一人。金称吕氏则有吕之雍、吕律父子,吕之雍为雍正年间岁贡,吕律为乾隆十八年(1753)举人。

(阿旧,新宁人,学者)

关心下一代
教育好孩子

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信任、尊重与肯定重要性

范容

今年2月下旬,儿子微信问我咳嗽好点了吗?这是我“阳康”以后仍一直咳嗽的第52天。儿子给我发来从老师那求来的验方,药材要怎么泡怎么煎都一一注明。儿子长大了,越来越会照顾父母。

记得前年的某天,我们俩在一处较偏的地方,不好打车(我要回家,儿子另有去处)。知道我有点路痴,他一路将我送到公交车站,直等到公交车来,送我上车还在叮嘱:坐车,上别只晓得玩手机,要记得下车。不知道的,会以为我这是去远行!到家不久,儿子电话就来了,问到家没。我实在没忍住,哈哈大笑:“你这是怕你妈坐车坐丢了吧!”

前些天,让儿子帮某友做了个文档。友说做得好,赶紧去儿子微信点赞。儿子有些小得瑟:“不能让你丢脸不。”我连忙送上“彩虹屁”：“我崽从来都只给我长脸加分的。”

迄今为止,我们家只举行过三“届”意义重大的家庭会议。前两次相对严肃认真,第一次是儿子高考填志愿时,第二次是讨论他大学毕业后工作还是考研。这两次都是先陈述各项选择的优劣好坏,父母的建议、孩子的想法,综合考虑。选择后不得后悔,全力执行。

儿子考上研,我们开了第三次家庭会议,这次氛围相对轻松一些。会议主旨是,从此次会议后,家庭的主导地位慢慢

慢向儿子偏移,如果家庭决策有分歧,以儿子的意见为主;到儿子工作,将由他当家做主,我们转岗左右“护法”。

似乎就是此后,儿子越来越有家庭责任感,颇有一些担当。每次回家,尽可能为大人减负;若是在外,各种他觉得要用到的日用品不时快递到家里。取快递时常有人问我,你这又买的什么呀。我又是苦恼又是幸福:“不知道耶,儿子乱买的!”平时有些什么事,我们也记得交给儿子做。有朋友说你别什么小事都让孩子做,影响他学习。我笑道:“为父母做事,难道不是应该的吗?不从小事做起,现在他能做什么大事呢?”

孩子越来越有担当,我们看在眼里,喜在心头。多年来一直提着的心,慢慢在归位。

教育孩子,我们一直心怀忐忑,常常不知对错。摸着石头过河,每一次决策都战战兢兢,也时常焦灼地等待结果。磕磕碰碰到如今,我们与孩子一起成长,对与错一起面对。我一直牢记孩子出生时我的想法:己所不欲勿施于崽,己所不能勿强求于崽。我也一直告诉自己,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,他的未来由他自己掌控,也一直尽可能这样做着。

如今看来,我们给予孩子的信任、尊重与肯定,是孩子成长途中非常有效的助长剂。

(范容,任职于邵阳市中医医院)

◆品茗谈文

杜甫笔下“乌鬼”的身份

易立军

杜甫漂泊西南时期,写有《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》。其一曰:“异俗吁可怪,斯人难并居。家家养乌鬼,顿顿食黄鱼。旧识能为态,新知已暗渠。治生且耕凿,只有不关渠。”诗中的“乌鬼”究竟指什么,众说纷纭,迄无定论。如此一来,到底是居民饲养“乌鬼”,因而顿顿有黄鱼吃,还是“乌鬼”被供养,“乌鬼”餐餐有黄鱼吃,也就剪不断理还乱了。

唐代除了杜甫诗中出現“乌鬼”一词,元稹的诗歌中也出现过“乌鬼”。其《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》云:“病赛乌称鬼,巫占瓦代龟。”自注云:“南人染病,竞赛乌鬼,楚巫列肆,悉卖瓦卜。”赛,行祭祀以酬神。从诗注可以看出,唐俗中真有一“鬼”,名曰“乌鬼”。元稹《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》亦云:“雕题虽少有,鸡卜尚多巫。乡味犹珍珍,家神爱事乌。”可见,当时南方盛行拜“乌”的风俗。

宋范成大《吴船录》载:“三十五里,至(巫山)神女庙……庙有驯鸦,客舟将来,则迓于数里之外,或直至县下。船过亦送数里。人以饼饵掷空,鸦仰喙承取,不失一。土人谓之神鸦,亦谓之迎船鸦。”

清宋荣《筠廊偶笔》载:“楚江富池镇,有吴王庙,祀甘将军

宁也……舟过庙前必报祀。有乌数千百,飞集庙傍林木,往来迎舟数里,舞噪帆樯上下。舟人恒投肉空中餒之,百不一坠。其送舟亦然,云是‘吴王神鸦’。洞庭君山亦有之,传为柳毅使者。阮亭云:‘巫峡神女庙亦有神鸦送客,予曾见之,得食辄入峡半石洞中,不栖林木。’”

清方以智《通雅》卷四十五载:“巴东路有乌就,人舟行必掷肉餉之,不则不吉,其乌鬼乎?”

唐朝是否有神鸦送舟、接受哺馈的信息?宋代陆游的《入蜀记》提供了线索。《入蜀记》卷六载:“二十三日,过巫山凝真观,谒妙用真人祠……祠旧有乌数百,送迎客舟,自唐夔州刺史李贻诗,已云‘群乌幸昨余’矣。近乾道元年忽不至,今绝无一乌,不知其故。”陆游对前朝风俗的记载,特别是唐时夔州刺史的残句,简直就是“家家养乌鬼,顿顿食黄鱼”的注脚。

“养”有“供奉”之意。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:“敬在养神,笃在守业。”杨伯峻注:“养神,供奉鬼神。”所以杜诗中的“乌鬼”很可能就是一种作为家神供起来的神鸦。“家家养乌鬼,顿顿食黄鱼”就是说家家供奉神鸦,神鸦经常有美味黄鱼吃。

(易立军,隆回人,中国屈原学会会员)